



八木保太郎著

水

中国电影出版社

米

(日本)八木保太郎著

陈 篤 忱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八木保太郎

米

譯自シナリオ第十二卷第十一号

内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反映日本农村真实情况的电影剧本。在日本关东某地一个湖山秀丽、土地肥美的漁米之乡，居住着米（剧本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千代、次男、仙吉等一些善良、純朴而又热爱劳动的人们，他们終日辛勞，耕种着一小块从地主那里租来的田地，甚或冒着生命危险去湖里打魚；但是换来的却是貧穷、飢餓和灾难，并且随时随地都可能“触犯法律”。象米这个年老的农妇，就是因为湖里打魚受到警察署的傳訊，再加上地主逼着抽回田地，她在走投無路的当兒只得投湖自尽；而仙吉这个年輕力壯的青年人，也因为怕“触犯漁业法”，只得夜里去打魚，而掉到湖里淹死。剧本通过对主人公們悲慘遭遇的刻划，反映了日本劳动农民的整个生活。

米

（日本）八木保太郎著

陈 篤 忱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9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3}{8}$ • 插頁 1 • 字数 56,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定价 (7) 0.24元

統一書号: 10061•65



插秧的季节，次男跟大伙一道在田里忙着。

稻子长高了，千代在田里车水。





夜里，次男和仙吉这条渔船上的拖网讓木桩子挂住了。

千代：你不喜欢我们的家嗎？

次男：我觉得你母亲太可怜了。



土地庙内

庙会。几个身穿整齐的节日服装的年輕小伙子，牽着几匹配着馬鞍的、膘肥的、祭神用的馬，从兩旁栽滿松树的大道上跑过。

兴高采烈的青年們，三五成群地在松林中漫游，他們在跟姑娘們交談，开玩笑，有的人甚至跟在姑娘們后面糾纏不休。

庙前的广场上摆着卖玩具、冰棍、画册和点心的摊子，每个摊子前面都圍滿了一群兒童。

从城里来了一个自卫队①的隊員；一对乡下气十足的情侶；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極不自然的年輕姑娘；这些給庙会帶來了时代的色彩。拜殿里响起了鑼鑼的鼓声。

挖土工田村次男同他的伙伴阿武走进庙里来。四、五个姑娘从他們面前走过，她們是定子、稻子、数子和民子，都是漁业加工工厂的女工。

阿武：定子！

姑娘們回过头来。

阿武：嘿，定子的屁股真不小！想要結婚了吧！

定子：（惱怒地）不知道！

說完匆匆走去。

阿武得意地发出狂笑声。

五郎用外行的語調向來往的兒童兜售冰棍。

五郎：买吧，买吧，又甜又香的冰棍，敗火的冰棍。

次男站在五郎后面和他談話。

① 自卫队是日本反动政府根据美帝国主义的命令設立的一种变相的軍隊。——譯者

次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五郎：回来四、五天了，东京也找不到工作做了。……买冰棍吧，誰要是买了我的冰棍就会变成有出息的孩子，就会发财呀！（向次男說）怎么样，修堤壩总还可以混上吃喝吧？

次男：也够噲啊。

鼓声繼續响着。

庙前的人群慌忙向兩旁分开，祭神的馬瘋狂地从牌楼下跑了过来，一直跑上拜殿。

定子和她的伙伴们，站在人群后面，怯生生地望着年輕的自卫队员。

但是，年輕的自卫队员却装腔作势地向着另一群姑娘——次男的妹妹善野一伙人那兒，行了一个举手礼。姑娘們高兴得抿着嘴笑，善野忽然把臉轉了过去。

阿武看到这种情形，不禁噴了一声。

阿武：这小子在当自卫队队员的时候，就騙上了一个有錢的姑娘，想給人家当女婿去。

次男：（苦笑地）他不想一想自己也是一个貧农，而且还是行三的①。

农家的少女們在司祭人的率領下，从拜殿上走下来，在庙前跳起了插秧舞。孩子們一面吃冰棍，一面看她們跳舞。次男的侄子英雄也夾在人群中。

湖旁的庄稼地

对着田村家一帶田地的，是一片茂盛的蘆葦和湖水。附近的田地里已經插完秧，整齐的幼苗映現在水里。

但是，远方还有一兩处在插秧，人們在唱插秧歌。

① 日本的习惯只有长子才有财产繼承权，次子和三子都沒有繼承权。
——譯者

次男漫不經心地把肥料撒在水田里。他的長兄榮吉趕着一頭牛在耙地，看到次男那種有氣無力的樣子，頗有意見。

榮吉：肥料要是撒得不勻，稻子長出來就會高高矮矮。

次男：哥哥，你把它耙勻不就得了嗎！？

榮吉：廢話！肥料是花錢買來的，給我用點心撒！

次男：我撒不好，你來撒好了！

榮吉：你說什麼？！

榮吉牽着牛停下來，怒目而視。母親田村梅子氣呼呼地跑來。

梅子：你們倆真是混蛋，這樣忙的時候，哥倆還吵架，花錢租來的牛，就這樣讓它白白地在那兒閑着。

榮吉仍不服氣，一面嘮叨着，一面趕牛往前走。富子和善野假裝沒看見的樣子，只顧往田里撒肥料。

次男故意把肥料亂撒一氣。

地旁小路

一群農家裝束的姑娘們嘻嘻哈哈地走過去，緊跟在後面的是次男和善野。次男推着一輛手車，善野跟在後面和他爭論。

善野：要吵架，那就干脆別回來。當個挖土工，或者干點別的，攢幾個錢自己用用不也很好嗎？

次男：找不到活干，又有什麼法子。水壩工程因為沒有預算，結果也只好停下來了。

賣冰棍的五郎，騎着自行車按着鈴從路對面沖過來。

村里的道路。

次男和善野推着手車，走進自己的家門。

榮吉家的院子。

荣吉家在这一帶是下中农，有十几亩田。

英雄（他是小学五年級学生）东張張西望望，看来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次男和善野走进院里来。

善野：英雄，你找什么啊？

英雄：兔子哪兒去了？

善野：（微笑地）啊，兔子嗎？兔子早就交了电灯費啦！

英雄：（非常失望地）把我的兔子給卖掉了？

次男和善野从家里搬出一袋肥料来，把它装在車上。

英雄：卖了多少錢？

善野帮助次男在后面推車，回过头来对英雄說。

善野：回头奶奶会把錢还給你的，你好好在家看門吧。

英雄：（哭丧着臉）我才不信呢，哪一回也沒把錢还給我。

英雄無精打采地望着装兔子的那只空箱子。

沿山一帶的庄稼地。

荣吉一家在插秧。

上小学的英雄和八重子也帮着把秧苗运到地里。

四岁的春子在田壠上抓青蛙玩。

到处都看到人們在插秧，听到人們在唱插秧歌。

湖旁的庄稼地（就是以前种的那块地）

荣吉全家一齐动手，把秧苗一束束插在田里。經快插完了。

梅子手里拿着最后的一束秧苗兴奋地说：

“善野，这是今年要插的最后一束秧苗了，再想种就得等明年啦。”

善野：我不想老种庄稼。

梅子：你討厭种庄稼，那你可就別想跟庄稼人結婚。

善野：我根本就沒想跟庄稼人結婚。

他們一邊說着，一邊把秧插完了。梅子松了一口氣，站起來伸一伸腰。

梅子：啊，累很啦！累很啦！

富子：真是累得够噲。

梅子：次男，今兒晚上有酒，痛痛快快地喝一頓吧。

次男：还不是自己釀的那種濁酒，有什麼好喝。

梅子裝做沒聽見的样子轉身對富子說：

“富子，別忘了帶一把秧苗回去給灶王爺上供啊。”

富子拿起一束秧苗把根上的泥土洗洗干淨。

地旁小路（傍晚）

田村全家人沿着小路走回家去，人影倒映在水田里。

榮吉的家（夜晚）

灶王爺的神龕前供着一束洗得非常干淨的禾苗。

人們可以聽到梅子富子情感的歌声。

“清晨起來把柴挑，
夜晚腰酸實難熬。
我和老伴分別了三年零三月，
終日奔忙，想起老伴路迢迢。
辛酸的歲月長又長，
簍衣和斗笠再也干不了。

梅子一杯酒嚥下肚以後，精神抖擻地唱起了往日的小調。

豆飯上面放着一條小鰻魚，還有一碗青菜，這是一個簡單的祝賀宴，慶祝插秧工作的順利完成。

田村一家在祭灶。

次男在一旁喝悶酒。

次男：象这样的小調，还是趁早別唱了吧。

善野：哥哥，还是讓媽媽唱吧。这是媽媽最喜爱的小調。

梅子：我跟你爸爸年輕的时候，整天不停地干活，什么苦都受到了。

次男：（諷刺地）只要我有地，我也会好好干活的。

梅子：你开口閉口就是地呀地的沒个完，我明告訴你吧，我可沒有地分給你。

荣吉瞧了次男一眼，拿起酒盅一飲而尽。

善野：秧插完了，哥哥，你可以到外边去找点活干了。

梅子：人家阿武，不是又去当挖土工了嗎？

次男：挖土？那可不是我干的！

次男一面說一面往碗里斟酒：

次男：媽媽，大哥，你們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

碗里的酒漫了出来。

坐在富子旁边的英雄，一声不响地在吃豆飯，偷偷地把八重子的鰻魚挾到自己嘴里。

八重子的哭声。“哥哥把我的魚偷去了！”

富子一句話沒說，从英雄的嘴里把魚搶了下来，放在八重子的盘子里，用手在英雄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始終沒吭声的荣吉，这时象是忍不住了似的，叫了一声：“次男！”

次男兩眼发呆地望着荣吉。

荣吉：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自卫队？

次男：参加自卫队！？

次男的声音是那样坚强。

荣吉：干嘛行还不都是一样。

梅子不安地瞟了次男一眼。

次男：我，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次男只說了这么一句話，就又繼續喝起悶酒來。（淡出）

（淡入）

湖邊，一只小船停泊在那里（夜晚）

仙吉同十多個打魚的青年從蘆葦叢里的一條小路上向小船走去，仙吉第一個登上小船，其餘的青年也陸續上了船。

次男也在里面。

青年甲：今晚的電影可好啦，有接吻的鏡頭。

青年乙：哪一部電影里沒有接吻的鏡頭呀。

青年們的嘻笑聲。

在船上。

兩個青年用竹竿撐着船向湖心駛去。

以帶隊人自居的仙吉，站在船頭上向大家發號施令。

仙吉：我們的隊伍現在要到對岸去強行登陸。我們的攻擊目標是那些姑娘們。電影固然好看，但是不能總看電影，一定要逮住幾個姑娘才好。你們懂了嗎？

眾聲：對！

仙吉：沒到對岸村子里去過的人舉手！

三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把手舉了起來。

仙吉：放下吧。次男也是第一次去吧？

次男極不自然地把手舉了起來。

仙吉：好，放下吧。現在教給你們進攻的辦法，大伙好好聽着！最要緊的是要讓姑娘們相信你，你一定要說，我家有兩頃多地，我是老大。可千萬別說你是老二或者老三，要是這麼說，那就沒有一個姑娘會願意接近你了。

眾聲：OK！

仙吉：還有，看中目標以後，一定要鼓起勇氣來向對方展

开进攻。先是用手輕輕地在姑娘的屁股上碰一下，然后悄悄地摸摸她的手。这时應該注意，要是她不表示拒絕的話，那你就进一步去握她的手。嗯，只要能够握住她的手，那就大功告成啦！

众声：对，对！

仙吉：但是还應該注意：不要只看姑娘的屁股，而不去注意她的臉，結果逮到的姑娘要是象个醜八怪，那就糟了。听懂了嗎？

众声：OK！

仙吉：好！本指揮官願意跟大伙一道共同努力，来达到我們預期的目的！我的話完了。

掌声和喝采声。

青年甲：到底是当过自卫队队员的，真棒！

青年乙：再去当一次自卫队队员才好哩！

众声：对，对！

笑声。

船上的发动机开动着。

对岸的碼頭。

青年們乘坐的那只船上的发动机发出橐橐的响声，船向岸边駛来。

船將靠岸时，发动机关上了，船就势流近了碼頭。

仙吉站在船上大声嚷道：

“登陆！”

人們爭先恐后地跳上岸去，急忙向村庄挺进，次男紧跟在仙吉的后面。

一家农户

在正房旁边有一間浴室。

阿武和五、六个青年蹑手蹑脚地走进浴室。

浴室里面

一位姑娘正在洗澡。

浴室外面

阿武笑嘻嘻地在那里偷看，轻声对伙伴们说：

“象这种电影到哪儿看去！”

浴室里面

姑娘察觉到外面有人在偷看，慌忙跳进澡桶里去。

姑娘的母亲从正房里走出来，来到浴室门外。

母亲：水烧得够热不够热？

姑娘猜到那些青年们一定躲在外面，故意大声说：

“正好啊！”

浴室外面

母亲蹲在炉旁一面烧火，一面嘟囔着说：

“这帮子野猫，整天就只想着要配对，真他妈的讨厌！”

说着用脸盆打满一盆水，冷不防往阿武等一伙人的头上泼去，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帮王八蛋！”

浴室外面

阿武几个人浑身被泼得净湿，慌忙抱着头逃散开去。有的人连滚带爬地向黑暗里逃去。

千代的家

从外面看进去的贫农的家。

患中风病的父亲竹造，母亲米子和千代在屋子里搓鱼网绳。

善助坐在桌前做功课。

地主太田松之助坐在隔扇拉门旁边吸着纸烟。

松之助：捕到的鳗鱼能攒一笔钱吧。

米子：唉，別提啦！魚食太貴，而且也打不上幾條。

松之助：話雖這麼說，不過你們家老头子的身體這麼不好，打漁總比種田要多進幾個錢呀。

米子：就靠這麼二、三十根繩子，哪里能打到多少魚呢。

千代的住宅外邊

仙吉和次男從牆縫中往屋子裡窺視。

仙吉笑嘻嘻地學着米子的語氣，小聲說道：“就靠這麼二、三十根繩子，那……”

次男卻對這一家人的生活深表同情。

千代家中

松之助一本正經地對米子說：

“可是上次我對你說的關於田地的事情怎麼樣了？”

米子：您要把田收回去，那我們可怎樣活下去呀。”

松之助：我本來也不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可是我們家的那個二小子老是吵着要分家，這就叫我不得不把田收回去自己種啦。

千代住宅的外邊

仙吉笑嘻嘻地說道：

“如今收回土地變成一樁時髦的事情了。”

次男聚精會神地往屋裡張望。

聽到米子用一種哀告的語調說道：

“我知道您也是不得已才這樣做的，不過，您總共才租給我們三段①地，要是抽回一段去，那我們可真怎麼活下去呀！”

① 一段等於中國的1.488市畝。——譯者

仙吉也不忍再看下去了。

仙吉：喂，別看啦，再看就該想起咱們自己家里的光景啦！
說着便把次男拉走。

千代家中

竹造和米子机械地搓着繩子。千代停止动作，凝視着松之助，然后又繼續工作。

善助忽然高声朗誦起作文，震得人們的耳朵都听不見了。

千代住宅前面的小路

仙吉和次男从千代家的院子里走出来。

仙吉：那个姑娘大概还不懂什么叫做爱情呢。

次男早已經被千代給吸引住了，下意识地答应道：“也許。”

仙吉：我当自卫队员的时候，在土浦的一家电影院里認識了一位姑娘，就住在这个村子里。現在說不定已經結婚了，不过我还是要去看看她。你不妨到別处去遛遛，或者到澡堂子里去參觀一下裸体美人。

次男巴不得跟仙吉分开。

次男：你去吧。

仙吉：这么說实在有点对不起了。

仙吉摸着黑匆匆忙忙地走去。次男等到仙吉走远以后，又回到千代家的門前。当他正在东張西望想要翻牆而入的时候，松之助恰好从千代的家里走出来。

次男赶快躲到黑暗的角落里，躲过了松之助的視線。

千代的家中

善助把手里的作文本抛开，躺在蓆子上，兩眼紧盯着墙上挂着的那張已經战死的两个哥哥的照片。

千代呆望着爸爸和媽媽的臉，接着便发出了一陣傻笑声。

米子：（生气地）笑什么！

千代：就是可笑嚟！

米子：什么事那么好笑？

千代：媽，您年輕的時候怎样跟爸爸恋爱的？

米子：提这个干嗎，你瘋了嗎？！

米子的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瞟了竹造一眼。

竹造似乎頗有感触，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千代家的住宅外边

正在外面偷看的次男，这时險些沒笑出声来，連忙把嘴捂住。紧接着又听见千代用爽朗的声音說道：

“那时候，您大概沒有想到，老来会过今天这样貧困的生活吧。”

米子：你現在用不着說風涼話，等到你老的時候，你就会尝到人生的甘苦了。

千代依然在那里傻笑。

岸旁（对岸）

船順流駛进湖心。

仙吉用竹竿把船撐进蘆葦丛里去。

舟中

仙吉放下竹竿，便去拥抱躲在舟中的时子，瘋狂地吻她，然后笑着对时子說：

“咱們几年沒見面啦？”

时子：不覺已經三年了……真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也真高兴。